



泪洒红楼

● 赵春梅 著

PDG

期 限 表

于下列日”



作 者 简 介

赵春梅，1955年2月1日生于沈阳。下过乡、当过服务员，最后走进新闻队伍，现为沈阳日报社记者；走出中国人民大学校门时，已届而立之年；血液里既有着母亲的纯朴善良，又蕴含着父亲的刚毅倔犟，故而十分钟爱自己
的笔名村妹，可常被人友好地讥为“傻冒”。酷爱文学，诗歌、歌词、剧本。散文都比量过，而且还居然获过奖。不过，出部长篇小说，这还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遭呢！

引 子

坐落在将军里一号的那座古朴、典雅、秀丽的小独楼，历经风剥雨蚀。它在几十年的岁月里，几易其主。如今，住在这里的主人，为改革开放、振兴经济而日夜奔忙着……可是，有谁知道，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，这座独楼里曾发生了一段哀婉凄楚的爱情故事。

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。一个漂亮、文雅且有才华的姑娘，在为表姐处理丧事中，痛失心爱的恋人，意外地成为这座独楼的主人。而另一个年轻俊美的姑娘，对这个女主人的位置垂涎三尺。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以后，她终于如愿以偿。如今，她已长眠于殡仪馆那个冰冷的世界里。她以付出沉痛代价而夺来的那个男人、那座独楼以及那笔可观的钱财，却一样也未能带走。

如果，没有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没有那座诱人的小独楼，这出爱情的悲剧还会发生吗？特殊的年代和特定的环境，可增加悲剧的色彩，但是，爱情的悲剧绝非那个年代和那个环境仅有。自古以来，人生的爱情悲剧还少吗……

一场小雨，把试验田里的秧苗，洗得绿油油的。一株株豆苗，亭亭玉立，娇嫩的叶片上，挂着晶莹的露珠。晨风吹拂，碧波荡漾，如同出浴的仙女，相互簇拥着飘然而来。此情此景，如画如诗，撩得人心醉。

坐落在B市市郊的农业科技研究所的试验田，没有扰攘，没有争斗，更没有刺耳的喇叭声——好静谧好温馨的一方世外桃源。

农作物研究室助理农艺师范华宁在田埂上漫步，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长出了小苗，她笑了。粉红的嘴唇微微一动，露出整洁如玉的牙，宛如徐徐绽开的花瓣露出花蕊，一双笑盈盈的丹凤眼更加妩媚动人。浓黑的齐耳短发，在微风中飘动，青丝颤颤，又平添了几分端庄、秀丽。

今天，好事连翩而至，她怎能不喜出望外！你看，她负责的大豆优良品种——铁丰五号的研究课题进展顺利，大见成效；她刚刚收到大学时的老师周卫华的求爱信。这对35岁

的她来说，还有什么比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到来更让她感到甜蜜的呢？一个是走出大学校门就留校任教，一个是曾在部队生活了五年才考入大学的学生。虽说他俩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，但年龄却相差不多。论年龄、论相貌、论学识，两人是天生的一对。她爱他丰富的教学经验、渊博的学识和温文尔雅的风度。由于性格内向，勇气向懦弱退让了。时间一天天地逝去，她一直没有说出口。他爱她的聪明、美丽、天真，只因曾经离异过而不敢去爱美玉般的学生，怕自己负担不起对她的深情。然而，爱是不能忘记的。终于，周卫华向范华宁发出了爱的呼唤——这是整整企盼了三年的一声呼唤啊！

这天大的喜讯应该最先告诉生病住院的表姐，她听到了病情一定会转轻的。在这座城市里，她只有表姐这么一个亲人。打从表姐住院，她一直忧心忡忡。表姐孟敬君是野战军一位副军长的夫人，她把表妹当成家庭中的一员。尽管范华宁不常去住，但在表姐家里却有她一间固定的卧室。保姆胡妈每天都去清扫一次。

嘀嘀……随着几声车笛鸣叫，一辆黑色的大吉姆停在范华宁跟前。这是表姐夫田士虎的专车。从车上下来一位青年军人，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和英俊的面庞，对范华宁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他叫田野，是表姐夫妇的独生子。

“小野，你怎么来了。”范华宁兴冲冲地迎了上去。然而，田野那凄楚不堪的表情，一下子凝固了她的心。她生出一种可怕的预感。

“二姨，昨天夜里，妈妈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，医生全

力抢救了半天，也没能，没能救……”田野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范华宁的脑袋“嗡”的一下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她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“表姐”，便瘫倒了……

轿车在泥泞的乡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，才上了柏油路。司机小王加大了油门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市区驶去。一排排小树扑进怀里，一幢幢房屋向身后倒去，如同翻过的一页日历，在范华宁的脑海里涌起对往事的回忆。

“表姐姐，你怎么到我家来啦？你爸爸妈妈不想你吗？”五岁的范华宁扬着小脑袋问。

“妈妈病死了，爸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也死了。你妈妈就是我的姨，她见我可怜就把我接来了。”15岁的表姐流着泪向小表妹诉说。

“表姐姐，不要哭，不要哭嘛，以后咱俩在一起玩。”她天真地噘着小嘴儿。

……

“华宁，饿了吧！给，我这还有一块红薯呢！”表姐把红薯从怀里掏出来。

“不，我不要，这是妈妈分给你的午饭。”她嘴说不要，舌头却来回地舔着嘴唇。

“姐姐不饿，你看，我这肚子里饱饱的。”她把红薯塞在了小妹妹的手里。

……

“华宁，你看姐姐是不是长高了，也长大了。”

“妈妈说，表姐姐越长越漂亮了，越长越像大姑娘了。”

“姐姐长大了，不能老呆在家里了。镇上住了许多红军女兵，姐姐跟她们走好不好啊？”

“不嘛，表姐，我不让你走。”

“这一夜，她双手搂着表姐姐的脖子入睡了。第二天醒来时，表姐姐真的不见了。她哇地哭了起来。她拽着爸爸、妈妈的手跑出门外，去寻找表姐姐。身穿灰军装、头戴五角星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拔了。他们在队伍中找啊！找啊，却不见表姐的身影。望着渐渐远去的队伍，小华宁高声喊着：“表姐姐，你回来啊！……”

……

看见车回来了，两个站岗的战士急忙打开大铁门，轿车缓缓停在一座二层小独楼前。范华宁揉了揉泪眼，从往事中醒来。“当”的一声，身后的大铁门关上了。

人生道路的转折点，有时变化得如同戏剧一般突然。此刻，范华宁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表姐的去世，竟会决定她今后的命运。然而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，今天，她匆匆地迈进表姐曾生活过的独楼，来日她走出这里时，步履却是那样艰难。

表姐孟敬君的追悼会，在安宁公墓举行。灵堂的正中挂着她的遗像，两侧摆满了花圈。她的同事排着队，向这位野战医院的院长致哀。范华宁作为死者的妹妹，受到了特殊的重视。她被甄秘书安排站在表姐夫田士虎身旁，迎接来宾。孟敬君的一对儿女，田野和田甜依次站在范华宁的身边。保

姆胡妈、警卫员、炊事员、司机等站在第二排。

田野中学时的同学郝芳和林菲来得最早，她俩见过田伯伯、范阿姨和田野后，就帮着田家接待客人去了。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，副军长肖忠民缓步走进灵堂。这个也曾丧妻的人，自然体会到田士虎的痛苦。他用力握了握田士虎的手，算做一种安慰。然后，与每个人例行公事后，无言地站到了一旁。

“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既然摊上了不幸，还得往开了想。”副参谋长林卫文不断地开导着他的上级。

“哎哟，田副军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咋不事先告诉我一声，我也好帮你张罗张罗。”歌舞团舞蹈演员白爱莉风风火火地走进来。

“记得我好像没请你。”田副军长一边和她握手一边说。

“可不是咋的，若不是我的老同学贾秘书告诉我，我还真一点信儿也不知道。”白爱莉还想再说什么，负责迎来送往的甄秘书把手一伸，说：“您这边请。”白爱莉无奈，迈着舞步离开了。

整个追悼会，范华宁都在悲痛中。她机械地同来宾握手、点头，心儿却早已飞出了灵堂——

范母焦急地等待女儿回来，不知女儿看榜如何。作为终生从事教师职业的她，希望女儿能考上大学。可是，外甥女孟敬君远自北方的来信，又让她心神不定。

“妈妈，我考上了，还是北京大学呢？”范华宁兴冲冲

地推开家门。

“华宁，妈妈真为你高兴，可是，不知你是上大学呢？还是……”她把后半截话儿咽了回去。面对女儿疑惑的目光，范母把敬君的来信塞给女儿：“你表姐来信了，你自己看看吧！”

亲爱的大姨：

您好！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，我离开您身边已经十五、六年了。这些年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多少人为之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为之忘我奋斗的今天，终于来到了。现在，我与丈夫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中来到了祖国北方的B市。按照老田的级别，我们住进了一座漂亮的二层小独楼。庭院优雅、古朴、秀丽。今天，我给您写信是希望把表妹接到我家来。我会为她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环境的。当初，我父母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去世时，是姨父、姨母将我接到家中抚养，才使我未被冻死、饿死街头。我要照顾好表妹，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……

“妈妈，这有什么难的。”范华宁看完信，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那你是决定上大学深造呢？还是去表姐那？”范母的眼睛紧紧盯着女儿。

“我既不去上学，也不去表姐家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范母让女儿弄糊涂了。

“妈妈，我已决定和同学一起参加志愿军，赴朝参战，方才我在学校已经报了名。”范华宁一歪脑袋。

“你不觉得丢弃学业可惜吗？考上北大是不容易的。”
母亲提醒女儿。

“妈妈，您忘了，爸爸为啥给我取名叫华宁的吧？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攻占了东北沈阳，我就是这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为记国耻，爸爸才给我起了个华宁这个名字。他希望消灭战争，让中华大地永远安宁。现在，帝国主义又在鸭绿江边燃起了战火，爸爸虽然故去了，他的遗愿女儿却记得。”范母听了不住地点头，高兴地说，“我的宁宁，您真是长大了，也成熟了。”

在战火纷飞的鸭绿江边，驻扎着随时准备过江的部队。
范华宁如愿以偿了，她穿着军装神气十足地站在列队里。

连长从师部开会回来，她冲着正在列队的一班高喊一声：“范华宁”，随着一声“到”，连长又发话了。“请你出列，准备一下明天去高级炮校报到。”

“什么？不让我过江了，我是来赴朝参战的呀！”

“高级炮校缺少文化教员，你被选中了。”连长解释说。

“我不去，我要过江。”她委屈地哭了。

“哪个敢如此放肆！”一个高个子首长在团长等人陪同下，走进营房区。

“报告首长，我不想去当文化教员，我请求您批准，让我过江参战。”范华宁鼓足了勇气，向首长敬了个军礼。

“屁话！我还想过江哩，去，服从命令。”他一挥手转身向营区外走去，忽地又转回身来：“喂，小鬼，我一会儿

就回B市，你马上收拾一下，顺便把你捎回去。”方才的威严劲儿全没有了，给人一个既严厉，又慈爱的感觉。

“铃……”门铃响了，警卫员小甄走了进来：“报告首长，昨天的那个女兵来找孟院长。”范华宁到炮校报到后，就按表姐寄信的地址来看表姐了。

“你是……”孟敬君站起身来。

“我叫范华宁。”她盯着表姐，寻找着记忆中的模样。

“哎呀，你是表妹，我就是你表姐姐呀！”俩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

表姐夫田士虎在一旁嘿嘿嘿地笑着说：“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喽。”一句话提醒了孟敬君，她拉着表妹的手向丈夫介绍说，“这是我经常提起的表妹范华宁。”又指着丈夫说，“这是你表姐夫。”

“报告首长，我请求过江，”表姐夫学着昨天范华宁的声音笑着说：“我们昨天就见过面了。”孟敬君被丈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待警卫员小甄把事情经过从头到尾学了一遍以后，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丧事办完后，范华宁暂时住了下来。第二天早晨她忽然想起该给周卫华回信了，他大概在翘首以待。于是，她匆匆写道：

卫华：

您好！盼望几年的来信，终于收到了。我心里好高兴好高兴啊！恨不得立刻就飞到你身边去。只是表姐突然去世，因忙于料理，没来得及回信给

你。现在丧事已办完，我心灵的痛苦仍不得解脱，过了这段时间，我就去看你，顺便商量一下我们的婚事。

爱你的华宁

范华宁又精心地挑选一张半身照片装进信封，喊来胡妈：“胡阿姨，麻烦您帮我把信寄出去。”

“B市农业大学周卫华收”。胡妈接过信轻轻地念出声来。“这不是你经常提到的周老师吗？”

“可不是，这个书呆子，才给我写信来。”谈起周卫华，范华宁一脸的羞涩。

“你呀，也够呆的了，不然，早就嫁过去了。”胡妈边走边说。突然，她像想起什么事来，一拍脑门：“哎呀，这事儿还不好办了昵！”

“胡阿姨，您说什么呀？”范华宁追问。

“噢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胡妈拿着信，急急忙忙地下楼去了。

笃，笃，笃，门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，警卫员小李在门外小声喊着：“范阿姨，首长让我请您下楼吃饭。”

“哎，我这就来。”范华宁边答应边走下楼来。

这座小独楼的楼上是四间卧室，田野、田甜、范华宁和表姐夫妇各一间。楼下的正中是大客厅，铺着红色的地毯。一楼左侧有两个房间，一间做仓库，另一间胡妈住。右侧一间饭厅，一间厨房。范华宁来到饭厅后，表姐夫、田野、田甜都已坐在那里。饭菜已经盛好，就是没人动筷。

“干嘛都瞧着饭不吃呢？”范华宁有意轻松一下气氛。

“大家都在等二姨嘛，你不来咱们怎好吃呢。”田甜心直口快地说，同时朝哥哥一眨眼，神秘地笑了。

“真对不起，方才写了一封信，来晚了。”范华宁抱歉地说。

“一家人干嘛外外道道的，来，大家吃饭吧！”田副军长边拿筷子，边招呼。

“就是嘛，二姨，一家人干嘛总这么客客气气的。”田甜不知是有意接话茬，还是替爸爸打圆场。

“表姐夫，如果家里没什么事了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我搞的科研课题正进入关键时期，时间久了，我怕误事。”范华宁边吃边说。

“这个，我想你还是多住几天，田野大了，他有承受痛苦的能力。田甜还小，刚失去母亲心里很痛苦。替我多陪陪她。”表姐夫找理由挽留着表妹。

父亲的话，又勾起了田甜对母亲的思念。她扔下筷子一转身跑回房里。田甜也默默地离开饭桌，大概劝妹妹去了。见此情景，范华宁不好再执意要走。一抬头，见表姐夫正看着她，那目光，只有以前周老师瞬间有过。范华宁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。

叮铃铃，电话铃响了。为了掩饰窘境，范华宁站起身来去接电话：“喂，哪里？什么，歌舞团，好，你等等。”

“表姐夫，歌舞团的白爱莉找您听电话。”她顺手把话筒递了过去。

“喂，找我有事吗？什么，明天周末，跳舞、散心。哎呀，乱弹琴。这个时候我哪有什么心思参加周末舞会。”他

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

叮铃铃，电话又响了。田副军长抓起电话：“怎么又是你，不是说好了不能去吗？”他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。

范华宁上了楼，来到田甜房里。田甜又哭成了泪人。田野坐在床边哄着妹妹。两年前，范华宁的母亲去世时，她曾悲痛了好长时间。她体验过失去母亲的痛苦滋味。田甜见二姨进来，一头扑进二姨的怀里：“二姨，求你不要走。”

“好孩子，不要哭，二姨一定陪你多呆几天。”她的泪水，不禁夺眶而出。

夜里，阴云密布，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，不大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雨越下越大，就像一头暴怒的雄狮，一整夜都在发着疯狂。暴雨不歇，更加重了失去亲人的悲痛。这一家人吃过早饭后就坐在客厅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半晌也没人说一句话。

一阵狂风，把客厅的门鼓开了，风雨中带进一个人来。待他脱去了雨衣，范华宁兴奋地奔了过去。

“卫华，你怎么来啦！”未等周卫华搭话，范华宁就拽着他的手，向在座的田士虎、田野、田甜和胡妈一一介绍，

“这是我大学时的老师周卫华，也是……”她羞涩地打了个铤儿。

“不用再介绍了，周老师的名字从小妹（以往对范华宁的习惯称谓）嘴里，我们不知听了多少遍了。来，请坐。”不等范华宁把话说完，田士虎一面与之握手，一面接过话茬，打断了范华宁后面的介绍内容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表姐去世事先我一点儿信也不知道，如果知道信儿，该同华宁一道来才是。”周卫华彬彬有礼地说。

别看田士虎行伍出身，是个粗人，可从周卫华嘴里出来的话，让他感到别扭。听话听声，锣鼓听音，他好像听出点门道来。也许，这是男人们特有的一种感觉。

周卫华明知华宁是这家主人的表妹，却仍从田士虎对范华宁的亲切称呼中，品出了一点酸溜溜的味道。小妹，是任何人都随便叫的吗？

田野和田甜已回各自房里休息去了。胡妈在为客人沏茶，她感觉出眼前的气氛有些凝固。

“周老师，您请喝茶。”胡妈打破了瞬间的沉闷。

“谢谢您，胡阿姨，”周卫华双手接过茶杯，斯文地呷了一口茶。

“周老师，我记得小妹已经从学校毕业好几年了，怎么今天您还……”看来，田士虎对这个不速之客不太欢迎。

周卫华当然听得懂，不过，他故做不懂地说：“我今天是特向表姐和家人致哀来的，顺便有些事情和华宁商量一下。”

这种内容的对话，田士虎自然不会满意，他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代表小妹和死去的敬君，谢谢周老师的关心。不过，这两天小妹过于悲伤和劳累，需要早点儿休息。”这分明是在下逐客令。

“如此说来，我就不打扰了。”周卫华知趣地站起身来，从胡妈手中接过雨衣。

这两个男人的对话，让范华宁左右为难。她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找不出一句解围的话。周老师的到来，为她悲伤的心情平添了几分喜悦，可表姐夫却不怎么欢迎他。她隐隐约约地感到，表姐夫这么不客气地对待周卫华，好像是在护卫着自己。难道表姐夫对自己……她不敢想下去，拿了一把雨伞送周卫华出了田家的楼门。

“华宁，不要送了，外面风大、雨大。”周卫华伸出一只手来，挡住了范华宁。

“你冒雨来看我，怎有不送之理。”范华宁执意要送。

在一推一送中，两只手臂碰撞在一起。彼此都紧紧握着不肯松开。双眼都久久凝视着对方，不肯移开一分一毫。只因为表姐逝世的噩耗突然传来，若不然，这燃烧的爱情，似如干柴烈火足以使他们化为灰烬。

“接到你的信，我就赶来了。”

“干嘛那么急？”

“我不愿意再等下去了，哪怕是一分一秒。”

“我也是！”

“那咱们走吧！就回你的试验田去。”

“现在不行，我答应田甜再陪她几天。”

“那我就再等你几天……”

这天傍晚，雨还不见停，客厅里只剩下胡妈和田副军长。

“胡阿姨，我看白天来的那个周老师，对小妹好像有点儿意思。”心里憋不住事儿的田士虎主动与胡妈聊着。

“华宁也老大不小了，个人问题是该考虑了。敬君写给华宁的遗书，你该尽快地给她，也好让她早点拿个主意。”胡妈好心地提示他。

“这事还真他妈的让人挠头。我几次想把遗书拿出来，都没勇气。我怕弄不好，就砸锅了。”他那一双簸箕般的大手，在头顶上挠来挠去，突然，他一拍脑瓜：“胡阿姨，有了，麻烦你把敬君的遗书给小妹送去。”

“华宁，睡了吗？”胡妈推门进去，递给范华宁一个信封。“这是你表姐写给你的，你好生看看吧！”说完，她看了范华宁一眼，转身下楼去了。范华宁急切地将信展开：

华宁妹妹：

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了，让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的婚事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帮你解决好这个问题。现在，终于有了一个帮你解决个人问题的机会。我死以后，只有你能够填补我的位子。嫁给表姐夫吧，虽然他比你大15岁，但人还是很好的。优点我不用说了，缺点是脾气暴躁，遇事不冷静。只有你答应我，我才能在九泉之下瞑目。一来了却我的一桩心事，二来帮我照料一下田家父子……

命运真会捉弄人，周教授的情书刚刚入怀，表姐的遗书就摆在眼前了。对周教授的爱情和对表姐夫的敬重，使她陷入极端的痛苦之中。

周教授一片痴情，对她爱得刻骨铭心，怎好把他抛在一边。表姐语重心长，如果违背其意愿，又怎能让亲人九泉下